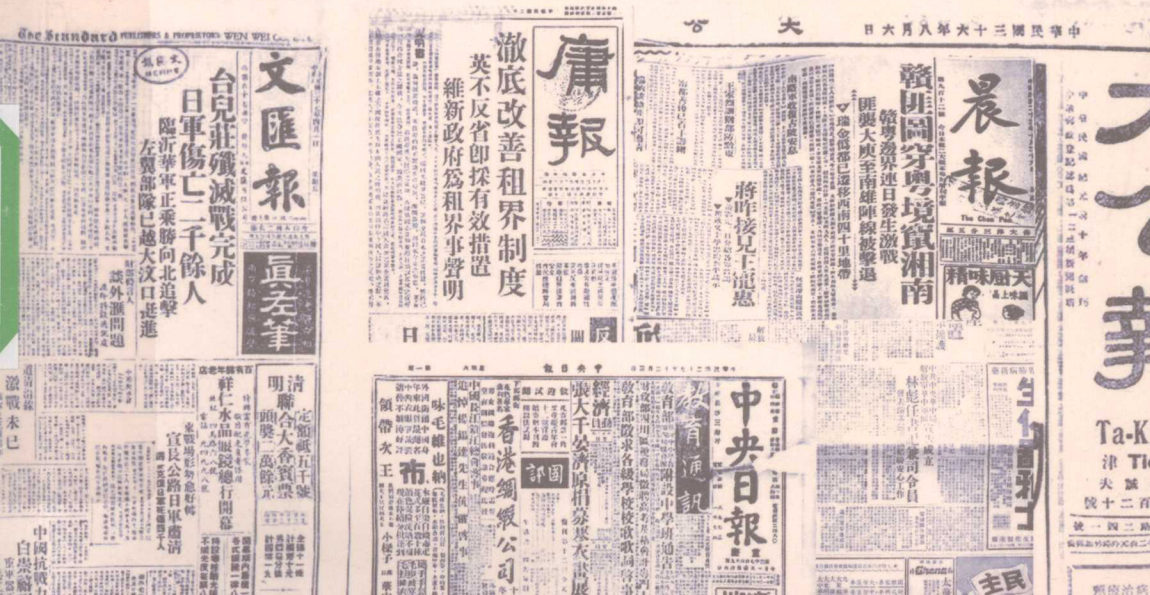


读书与怀人

许君远文存
眉睫 许乃玲/编

陈子善眼中又一位“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大公报》主笔讲述民国报界文坛轶事

 中国长安出版社



读书与怀人

许君远文存
眉睫 许乃玲/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与怀人/许君远著;眉睫,许乃玲编.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107-0205-1

I. ①读… II. ①许… ②眉… ③许… III. ①随笔-作品集
- 中国-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7313 号

读书与怀人

作者: 许君远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capress@yahoo.com.cn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

电话: (010) 65281919 65270433

印刷: 北京市昌平前进印刷厂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307 千字

版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7-0205-1

定价: 29.80 元

台湾版序

陈子善

由于极为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残缺不全的，所谓残缺不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不少本应在文学史上留名，至少值得一提的作家却成了“失踪者”。他们的名字被湮没或强行抹去，他们的著作被遗忘或禁止传播。其严重程度，只要读一读五六十年代内地出版的几种现代文学史著作，就可大致明了。有趣的是，这种奇特的状况在台湾也同样存在。而今已获得高度评价的胡适、沈从文、胡风、张爱玲等作家，当年就都是这样的“失踪者”，不是在海峡此岸就是在海峡彼岸。那么，在“重写文学史”整整二十年之后，是不是还有“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需要寻找，需要发现呢？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这部《许君远文存》就是明证。许君远（一九〇二至一九六二）其人其文，我敢断言，就是专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家学者，恐怕也会感到陌生。但据《文存》编选者眉睫君介绍，许君远是有个人风格的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报人。他是“五四”之子，二三十年代在京、津，四十年代在港、沪的文坛和报界，他都不是无名之辈。虽然还谈不上著作等身，但无论小说、散文还是特写、时评，他都卓有建树，沈从文就曾为他的作品未能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而打抱不平。尤其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

一、作为“京派”作家，他的经历与萧乾颇为相似，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两项互相发展，堪称全能。

二、他是南下的“京派”，有四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大公报》任职的特别经历，这在“京派”作家中并不多见。

因此，探索许君远的人生历程，研究许君远的众多著译，都是具有学

术价值的，有利于更客观地评估许君远和像他这样集作家与报人一身的“京派”作家，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京派”。何况，由于许君远文坛交游广阔，他关于蔡元培、徐志摩、梁遇春、张季鸾、胡政之等名家的回忆，他对于熊佛西、赵望云、卫仲乐、张书旗、沈尹默、汪亚尘、王余杞等作家、艺术家的品评，均十分难得，应该引起重视，也就自不待言了。

许君远被遗忘很久了，文学史哪怕是研究“京派”的专门史都不曾提到他，直到二〇〇七年五月，才由其后人编选了两卷本的《许君远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可惜的是，流传还不广。这部《许君远文存》是这位作家的新的文选，除了部分篇章与文集重复外，相当部分是编者眉睫君的新发掘。这项工作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寻寻觅觅，爬梳剔抉，该花费他许许多多时间和精力，但眉睫君既以关注“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为己任，想必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许君远文存》为了展示这位以文学和新闻写作为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所选文字以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为主，也体现了眉睫君独到的编选眼光。

英年早逝，未能留下更多的“章章将奇峰突出，事事可引人入胜”（引自许君远《〈故乡〉序》）的华章，这是许君远的不幸！在他谢世将近半个世纪之际，继文集之后，他的文存终于又将在海峡彼岸问世，这又是许君远之幸！当然，除了许君远，一定还有其他“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等待着有心人打捞和研究，眉睫君任重而道远！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十日

于海上梅川书舍

序

谢 泳

眉睫立志编辑《许君远文存》，这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眉睫前已收集过冯文炳（废名）的史料并有相关专书问世，他的兴趣和努力我非常认同，希望他以后在这方面能再有所成。

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传统是“论说”，这是大传统，另一个处于边缘的小传统是“掌故”，主体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那些专门写“书话”的作者，以陈子善为主要代表。我个人的学术趣味，偏重后者，所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掌故”派，一向非常佩服，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无论大小，都有意义，除了史料积累，更有为那些被历史遗忘者招魂的苦心，眉睫应当说是这个“掌故”传统中的后起之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论说”传统，相当于正史，而“掌故”传统相当于杂史，正史杂史相互参证，应当成为今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瞿兑之上世纪四十年代为《一士类稿》作序时曾有名言，论述判断史料的基本态度，他说：“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冯文炳也好，许君远也好，都曾面临“淹没无传”的处境，眉睫能把自己的学术眼光投向此处，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境界，套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名言，有境界自有高格。

对于许君远先生，我没有任何研究。只是当年做《观察》杂志研究的时候，稍为留意过此人，因为他是列在《观察》杂志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也为《观察》杂志写过文章。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研究者想要知道一点历史人物的情况，远比今天要难。我写《〈观察〉撰稿人的命运》一文时，所能得到的许君远的材料非常有限，连他是“右派”这

样重要的历史信息都不曾得到，所以现在看了眉睫的研究，真是感慨良多！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见到吴方兄，那时他还没有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刘梦溪先生一起编《中国文化》杂志，他知我在研究《观察》杂志，曾和我提过一次许君远，感觉他好像和许家有点联系，或者是他知道许君远的许多情况，但没有细说下去。不久吴方兄英年早逝，再想问出更多情况已不可能。

眉睫编辑的《许君远文存》马上就要问世了，这个学术工作的意义将会越来越为研究者注意。我和眉睫至今不曾谋面，他要我写序，我因为对许君远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所知甚少，一直不敢答应，今天收到他的短信，感觉不能再拖，就写了这一点感想。

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

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前 言

眉 睫

许君远（一九〇二至一九六二），河北安国人。现代作家、著名报人、翻译家。一九二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废名、梁遇春、石民、张友松等同学。二三十年代，在北平文艺界较为活跃，经常在《现代评论》、《新月》、《北平晨报》、《华北日报》等发表小说、散文、文艺杂谈，深得丁西林、陈西滢、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赏识，可以说也是“京派”之一员。后转入报界，深得张琴南、陈博生、张季鸾、胡政之等赏识、提携，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央日报》等担任编辑、编辑主任、副总编辑，为《大公报》第二代中高层决策者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一度在北平中国大学、上海新闻学校、暨南大学担任讲师、教授。一九四五年曾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担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资料组长。一九五三年后在上海四联出版社、文化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工作。著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译有《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等。主要作品后人辑为《许君远文集》、《许君远译文集》（许乃玲编）等。

许君远因他的兴趣爱好、知识背景和人生历程，而成为一个作家、报人和翻译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堪称自成一家。只不过，当作家是他的梦想，当报人是他的工作，而当翻译家是他的业余爱好。

作为作家的许君远，生前出版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和散文集《美游心影》等。《消逝的春光》里的小说大多具有乡土味，反映故乡的人情、风物，极具新文学草创时期的某些深厚、朴素的味道。《美游心影》既有普通游记的艺术感，又融入了一个中国记者的观感，非常具有“通讯”的特色。同时，许君远还有不少抒情散文、游记小品，也自具一

格，颇可一读。此外，许君远还有一些散文非常接近“梁遇春体”，很见他的性格、情趣。

作为报人的许君远，曾写有大量“特写”、“时评”、“通讯”等。可以说，撰写这些文章是他的本职工作。遗憾的是，许君远的这类文章，终其一生不曾结集出版。这对一个报人来说，恐怕是件遗憾的事。而许君远对他的一些新闻作品还颇为自得，他曾说：“我采访表面上的社会新闻，并访问一些学术与慈善机关，写为报告式的‘白描’。最初原是一种试验，不意《世界日报》、《小实报》也竟起模仿。在抗战军兴以前，‘特写’文章遂蔚成风气，始作俑者应该是我。”因此，收集许君远的“特写”、“时评”、“通讯”等，结成《许君远新闻作品集》出版，或许也不无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作为翻译家的许君远，至少翻译出版了四种著作：《印度政治领袖列传》（内中甘地、尼赫鲁的传记系许君远个人创作）、《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都曾风行一时，广为流传。其中，《老古玩店》影响最为巨大，版本也最多，至今仍在印行。目前，还有学者专门写论文研究《老古玩店》的翻译特色和影响，可以说此书洵为经典译作。《斯托沙里农庄》（原版为竖排繁体本）经由笔者整理，易名为《北斗星村》，列入“中外百部儿童文学经典系列”，即将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外，许君远还有不少单篇或短篇的翻译作品，已由许君远之女许乃玲整理成《许君远译文集》（内容较为齐全）。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君远的散文、小说以及新闻作品，都不曾出版或再版，然而他的翻译家身份，以及他的翻译作品却在翻译界留传了下来。于他而言，这是他的初衷么？或者说是一件幸事么？

以上或许属于编者“自话自说”。且从其他方面来让读者了解许君远其人其文。许君远曾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写下《五四之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写出这样的诗歌，在许君远一生的作品当中是不多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的深厚感情。许君远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青年，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五四之子”。那么，时人又是如何评价这个“五四之子”的人和文呢？

一九二九年春至夏，许君远在河北省立第十师范（即通县师范）担

任教员，时张中行在该校读书。后来，张中行在《流年碎影》中回忆说：“他是英文教员，名汝骥，安国县人。我没听过他的课，可是印象却不浅。来由还不少。其一，他长得清秀，风度翩翩，一见必惊为罕有的才子。其二，据说他写过小说出版，是鲁迅给他写的序。其三，他由南国北返，途经某地，与一妙龄比丘尼相悦，有情人竟成为眷属。还可以加个其四，是不久前听唐宝鑫同学说的，是他上课，不知怎么就扯到《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的‘看时节只见鞋底尖儿瘦’，念完，他让台下同学想象这鞋底尖儿瘦的形状，然后写真式地画出来。更有意思的是他也不甘寂寞，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也画一对。这是讲课的浪漫主义，我幸或不幸，没有听到看到，如果听到看到，以后进京入红楼，上林公铎的唐诗课，听讲陶渊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吧？”

那么对于这个“五四之子”的文学成就，有无大作家进行评定呢？且看一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沈从文作《读〈中国新文学大系〉——并介绍〈诗刊〉》一文，为许君远等漏选进《中国新文学大系》鸣不平，文中说：“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狂飙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套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可见，当时许君远的文学成就，在鲁迅等人看来还不能跻身《新文学大系》，但沈从文却认为他达到了这样的层次。顺带提一笔，许君远在沈从文尚未成大名之时，于一九二八年在天津《大公报》中发表《国画改革与赵望云》，该文中便称沈从文是天才。他说：“如果人让我说谁是中国艺术界的天才，我将不迟疑地回答，在文学有沈从文，在绘画有赵望云。这两位怪杰的出身有许多相似之点，人间的疾苦他们尝到的最深，所以表现出来的也最充实。”

不过，说许君远是作家，是报人，是翻译家，并不能概括其人。从许君远的整个一生来看，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且，他在各种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是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人物。他不是一个革命斗争型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也有过一些抨击社会的激烈举动），也不是一个消极避世或纯粹兴趣主义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不是很显露，也不是很保守。他的存在，可以说是自身影响力不够，也可以认为是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

采取的一种较为一般人理解、接受的存在方式。对于自己的人生和所处时代的不断变化，许君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曾两次写自传，一次是在相对比较自由的时代，一次是在思想禁锢的非正常时代。

一九四七年，许君远发表自传之一章《糊里糊涂地进了新闻界》，文中说：“《晨报》是我的启蒙学校，《大公报》是我的研究院……假定我不走这条路子，官场的逢迎丑态也许早把我窒息死，假定我不进《大公报》，则抗战期间留居故都，也许做了很煊赫的伪新闻官，今天也许被判十年八年的徒刑。便是不做伪官，也许走了李子搢兄的后尘，抱病故都，同愁苦奋斗而死。”

一九五六年，许君远又在一份上交的“自传”材料中回忆道：“在北大读英国文学，成天钻在‘象牙之塔’里读小说，写小说，只想成作家，做教授，除了文学以外，不知道还有另外的天地，这便是我忽视政治的原因。便是在报馆，我还是‘兴趣主义’，总是注意有刺激性的社会新闻，忽视关键性的政治新闻。……一九四六年我重回《大公报》任编辑主任，因为当时恐怖笼罩上海，我对许多进步分子总是特别照顾（如方蒙），对潜伏的特务分子则竭力主张开除。不过我这种正义感是盲目的，只是不满现状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而我本人由于不关心政治，总是站在中间偏左（即《大公报》路线）的地位上面。这种政治态度，受胡政之、张季鸾的影响最深。我是研究文学的，对政治不够关心。但也正是我不屑在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营谋职位的原因。”

——这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真诚、最具自知之明的总结。如果联系思考当时所谓左与右的选择、斗争，许君远的坦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可以说，他真诚地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说出的真话。他没有刻意标榜自己，多么激进，多么“左”；也没有刻意“矮化”自己，多么“反动”，多么“保守”。当然，许君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便立即写文章歌颂共产党，歌颂新社会，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这是他自觉、自然地“适应”新时代。不管怎么说，一九四九年前与后，许君远的言行体现的是“正常时代正常人，非正常时代非正常人”。

许君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便开始自觉、自然地适应新时代，但是如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还是有一些不适应感，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大

鸣大放”中被“引蛇出洞”，表示向往“自由”，向往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大公报》，对目前的新闻管制环境有不满。很快，许君远被《人民日报》称为“右派急先锋”。此后他日渐消沉、落寞，但他的内心对时代的认识是清楚的，这从他临死前写的回忆故乡人和事的《故乡》中看起来。当然，这也不过是他在遭受扭曲时代的打击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尚未泯灭的真诚、自然的人性，并不是说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多么伟大、崇高，能够逃脱时代的牢笼。

在当下的民国文人研究中，经常出现刻意拔高、刻意遮蔽一些知识分子的现象。许多研究者还因为刻意拔高，而对他的研究对象为什么在一九四八年之后迅速倒向新政权表示不解，进而怀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刻意遮蔽、丑化，也是经常的事，仿佛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绝对的界线，因此一些文人作家被主观认定为“反动”、“保守”，尤其是跟随国民党或待在沦陷区，以及所谓“附逆”或在日本控制的报刊发表文章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了解了许君远的人和文，尤其是结合他的许多自白文字，我相信人们会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与时代的关系有新的启发，尤其对当时左与右的选择、斗争，有更客观的认识吧！

许君远终其一生，是一个善良、正直、勤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他没有磅礴的思想、一流的文学作品和能够藏之名山的学术著作，但是他作为跨几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说出许多真诚的见解，也能激发我们以新的视角、定位思索有关知识分子与时代的话题。而且，许君远还是有一定的挖掘价值的，至少可以为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报刊史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补充一些新史料。这也是我编《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的勇气。

本书的编纂，以收录许君远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为主，而他的游记小品、抒情散文、中短篇小说等其他文学作品，以及新闻作品等，均不在此书的搜罗之列。之所以做出这种打算，一是因为许君远的此类文章生前从未结集出版，而是散落在各种报刊中，不少是难以查找的偏僻报刊；二是许君远家人所编《许君远文集》，已收录不少许君远的散文、小说，但漏收了一些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三是具有文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文章，较为一般关注民国文坛、报界的读者所欢迎，同

时也可为文学史、报刊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目前，我们编纂许君远的这类文字公开出版，或许是符合实际的较为明智的做法。至于《许君远小说散文全集》、《许君远新闻作品集》等恐怕要在以后等待时机。

本书正文共分为三卷。卷一以收录读书笔记、文艺杂谈、前言后记一类文章为主，我们借此可以了解许君远的才情、学识，其中不少也涉及民国文坛，如评价左翼作家王余杞的长篇小说。卷二收录有关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方面的文字，其中多为评论或回忆民国艺坛，涉及赵望云、熊佛西、傅抱石、卫仲乐、张书旗、沈尹默、汪亚尘等许许多多艺术家，因此显得材料珍贵。卷三收录怀人、自传篇什，透露出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文坛、报界信息，如关于徐志摩、梁遇春、蔡元培、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回忆，同时许君远所写的一系列关于北大和民国报界的回忆文字，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这些是此书史料价值最丰富的一部分。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反映许君远整个一生的变化，尤其是许君远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七年前后发生不少微妙或离奇的“蜕变”，经再三考虑，编者仍将作者写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特殊时期的文章酌量收入，如使许君远戴上“右派”帽子的《发言二则》、《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等，同时也收入许君远晚年在意志消沉之后的《自传》等文字。让读者自己去体味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转变中自然适应和痛苦挣扎的相互共存。

附录的十篇回忆许君远的文章，写成于不同年代，大致可以窥探各个时期的人对许君远的追忆、评价。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许君远的家人，又有许君远的学生，还有许君远的同事、朋友等，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许君远的文艺成就和精神品格。附录十一系由笔者所撰《许君远年表》，总共万余言，主要内容为许君远生平事迹和著述版行情况，并尽量收入谱主与文坛、报界有关的文字，以凸显史料价值。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厦门大学谢泳教授为此书作序。感谢武汉大学陈建军教授提供不少文章。感谢王浩天等先生寄来相关资料。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八日

作于武汉，朗山轩

目 录

台湾版序 / 陈子善	001
序 / 谢 泳	003
前 言 / 眉 睫	005

读 书 杂 感

零星	003
评《九命奇冤》	013
论翻版书	018
《浮沉》	022
谈写信	025
谈读书	029
关于翻译	032
论传记文学	035
论意境	040
论小说的人物	046
论报纸文学	052
论触景生情	056
谈新闻生涯	061
猫的故事	065
论旅行	068
谈鸟	071
文人的“行”	075

睡眠至上	077
要善于利用周末	079
《洛神赋》与曹氏父子	083
《美游心影》自序	086
《故乡》序	088
发言二则	089
报纸应当这样干下去吗？	093

艺林小集

国画改革与赵望云	101
剧后	105
再谈一回新剧	108
评《茶花女》	111
闲话《大地回春》	115
听卫仲乐国乐演奏	119
推荐张书旗画展	121
由《中国之抗战》说起	123
参观沈尹默沈迈士书画展	126
艺林小集看预展	128
带来艺术新生命	130
新疆歌舞团的音乐	134
汪亚尘先生出国及他的临别画展	136

怀人忆旧

怀志摩先生	141
谈梁遇春	148
悼胡汉民	152
抗战中的上海报界	154
忆蔡子民先生	156
忆杨云史先生	159
敬悼张季鸾先生	161
以简单肃穆的形式来纪念季鸾先生	168
悼念邓莲溪兄	171
敬悼政之先生	174
我的采访经验	179
我怎样投考北大	183
北大的初期女生	185
记北大的教授群	187
写作二十年	190
糊里糊涂地进了新闻界	195
美国有二十万侨胞	201
华盛顿的晚秋	207
这就是旧金山	214
自传（节选）	222

附 录

报人、作家、翻译家许君远 / 许乃妍	227
父亲许君远的大公情结 / 许乃玲	233
关于开玩笑的故事 / 杨历樵	241
许君远 / 胡山源	243
追忆恩师许君远先生 / 马元照	245
怀老报人许君远 / 钱伯城	248
忆许君远师 / 贺师尧	251
怀念先师许君远先生 / 王浩天	254
一次很难得的机遇 / 左步青	262
两封信 / 庞嘉季	264
许君远年表 / 眉 睫	267
后 记	283